

# 西征·討馮·剿赤 (四)

萬耀煌

## 萬耀煌回憶錄第三部

### 衛戍武漢整訓部隊

(四) 赤剿·馮討·征西

我部官兵於民國十九年元月十八、十九兩日開回漢口，我們是民國以來湖北歷史最悠久的部隊，部隊之榮辱與湖北之榮辱結為一體，在戰場上所有戰報，武漢父老最為關切，每日討逆傷兵列車到達漢口。本部(十三師)傷兵最多，共一千四、五百人，武漢所有醫院及各會館公所等地，無不有傷兵，到處有故鄉子弟十三師傷兵，寒風凜冽，醫藥缺乏，衛生設備不足，傷患痛苦呻吟，激發社會之同情，尤其戰場英勇事蹟，豪邁動人，從傷兵口中說出，傳播社會，成為街談巷議題材，華中父老感動至深，一聞十三師師部列車到達，民衆到大智門車站，萬人空巷，各界人士以民國十六年赤禍為唐生智一手造成，此次戰役殲滅唐部，咸認十三師功勞最大，特予熱烈歡迎，夏斗寅師長成了湖北人心目中之英雄，被歡迎羣衆高舉歡呼，經數十分鐘始獲離站。我則於人叢中悄悄回家。

本師奉命担任武漢衛戍，但僅我旅(三十七旅)担负全部任務。至於盧旅及補充團則在鄂東剿匪，武漢正式營房如武昌左旗右旗南湖，漢口之橋口漢陽兵工廠等，均為各友軍進駐使用，我到漢口之初，原想住正式營房從事練兵，如假以三個月時間，在精神上以及技術智能學術上，自信必有可觀，如有一年以上時間，保證可參加任何艱危戰爭，並有勝利把握。不意區區抱負抵漢之日頓成空想。旅部借用省銀行產業漢潤里民房，七十三、七十四各團以連為單位，分佈於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廟宇公所空餘房屋，與民雜處，有幾連更分居多處，不僅教育訓練有問題，管理也不方便，時間稍久，人地相熟，必出弊端，或者腐化，將與昔日之綠營巡防營無殊，為此極為憂慮。特命各團長設法調整住地，最低限度要以連為整齊的駐紮單位。我親自視察，得知各團調整經過，費了很大心力，地方支援，行營各單位協助，才算勉強可住。武漢治安向來有警察負責，我們駐地雖散漫，絕不與問地方行政。默察時局

仍然危機四伏，軍閥爭權，隨時有爆發大戰之可能，我部散居而安定的時間不會太長，幸而有了這種機會，就不可輕易放棄。我一再交涉請求，幸得將市郊的劉園讓給我作旅部，離開中心鬧區，可專心致力於教育訓練，每日晨駐漢口部隊全副武裝行軍裝備，集合在華商跑馬廠，上午軍紀教練，各個班教練，下午部隊教練，中午就地午餐，晚間回駐地，經一個月的教練，在後湖一帶野外演習，始終保持行軍作戰態勢。武昌部隊每日在大東門外沙子嶺洪山一帶，漢陽則龜山山麓，與漢口部隊同樣操練。射擊教育與實彈射擊特別加多，夜間教育包括行軍戰鬥演習，每週至少一次，如逢雨雪，改授學科。學術科以及內務整潔，均不因住在鬧區而受影響，反予加重，使官兵忘其身在市區。至於軍士教育雖係師部應負的責任，亦由我全部負擔起來。三個月加強教育訓練的結果，成績頗有可觀，作戰較前更有把握。

官兵戰力大為增強

士兵缺額在武漢極力補充，凡補充新兵，我必親自驗看，命湯參謀紀錄，每兵點名答應，察其動作，即可判知其為老兵或真正百姓，老兵多營混子決不可補，寧可多費時間訓練新兵。對新兵詢問年齡籍貫職業學識程度家庭狀況，從軍動機，將來志願，每個人加以分析，可以瞭解當時社會、經濟、文化情形。考驗新兵是帶兵者最有興趣的工作，全旅新兵編成一隊，訓練完成，再分各團補充，此後出征，戰鬥力不惟未因討唐戰役傷亡過大而減低，相反的，經此短期整訓，戰力較前大為增強。

武漢行營在中山公園舉行追悼大會，由劉峙總指揮主持，劉總指揮要我講話，我說唐生智逞私人慾，使全國騷然，人民塗炭，動員數十萬大軍，毀壞無數人民財產，傷亡了國家精壯之士萬餘人，想到戰爭慘痛，壯士慘死傷殘，不覺悲從中來，眩然泣下。

討唐軍事告一段落，中央為避免與閻錫山衝突或生疑懼，迅速復員，對西北軍處置仍寄望於



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在中原大戰前夕曾與譚延闓、王寵惠聯名通電勸誠閻錫山勿違法亂紀，輕啓戰端。

閻錫山，因馮玉祥在晉，閻錫山可左右其意志，閻如勸馮接受編遣命令，馮部自必服從，因西北軍處境正感困難，糧秣餉彈衣服等等均無法補充也，但閻錫山野心正熾，由鄭州返太原後，軍事不僅未復員，更在河南、河北間積極備戰，汪精衛改組派要人，各方代表、政客咸集於太原。中央派監察院院長趙戴文回晉，勸閻顧念大局，服從中央，勿受挑撥離間，以保令名。蔣總司令親電閻錫山，中有：「今日中國危險已達極點，為救國之事與救國之罪，皆由我兩人實負此責，弟與兄有不一心一德貫徹始終者，黨國歷史所不容也」。勸閻偕趙早日到南京共商大計，閻錫山復電主張：「禮讓為國，願與蔣公同時下野，黨是決諸黨員，國是實行黨的決議」，又指中央「將多數黨員劃出黨員圈外」。

### 胡漢民勸誠閻錫山

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三院長致電閻錫山謂：「國有紀綱，黨有紀律，個人進退絕無自由；而先生未得黨國許可，遽欲挾介公以俱去；假使先生之部屬，亦以先生所謀於中央者謀於先生，以先生要脅介公者要脅先生，則赫然震怒其何能免，若云戡亂不如止亂。自桂系以至於唐生智等，其初中央何嘗不止亂苦心

持以寬大，及其止無可止，乃不得不戡其所必戡，若必曲護作亂，以咎戡亂之中央，則先生風陵渡之出師，鄭州之命駕，又將何以自解」。

中央與閻錫山往來電報頻繁，責備勸誠至切，而謀和平解決方法，盡了能事，不得不作軍事部署，先行解決與閻有勾結之任應歧、高桂滋、盧興邦等部隊，在海州與莒縣一帶，自二月初即已開始行動，二月中旬蔣總司令策定討逆軍戰鬥序列與作戰計劃，在皖北豫中鄂北各地區分別集中，蚌埠徐州更為軍事重點所在。

二月廿一日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通電擁護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廿三日閻錫山、馮玉祥、鹿鐘麟、韓復榘、毛光翔、宋哲元、李培基、金樹仁、劉郁芬、王金鈺、石友三、黃紹雄、龐炳勳、田頌堯、鄧錫侯、劉存厚、楊虎城等四十五人通電主張全體黨員總投票，由一二三屆執監委員除共產黨外，組織臨時國民黨員幹部會議，以解決黨事，所列四十五人是否全體同意列名頗有問題。

### 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

東北張學良的態度有左右大局之勢，閻、馮與汪不斷派代表遊說，中央更不放鬆，吳鐵城、張羣均在瀋陽，又派方本仁前往，張學良於三月一日通電，對閻錫山力陳利害，主張和平。閻錫山當能於電文中看出張學良為擁護中央者。

閻錫山於三月初在太原自稱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通電就副總司令職，舉兵反叛

，縱馮玉祥回陝，以徐永昌為津浦北段總司令，韓復榘為津浦南段總司令，傅作義由滄州南下，孫楚、楊效歐軍集中平漢路。

中央軍事部署，在戰略上採取攻勢防禦，山東方面沿黃河設防，津浦線濟南濟寧兗州構築半永久工事，隴海路洛陽鄭州歸德均築工事，以徐州為樞紐，實施內線作戰。平漢路以第九軍主力集結漯河與鄭州連絡。楊虎城部集結南陽，范石生李益珩在鄂北，河成濬會赴襄陽召集會議，調整部署，並已奉命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其任務以第九軍在漯河西平駐馬店間，第十軍之四十八師在棗陽，第四十四師在襄樊，第二軍及第十三軍在確山信陽武勝關一帶，限三月廿五日以前集中完畢。

討逆軍戰鬥序列：

總司令蔣中正 參謀長朱培德

第一路總指揮陳調元

第二十六軍、新廿六師、山東警備旅。

第十五路總指揮馬鴻逵

第六十四師、新三師、第六十四師騎兵旅

第二路軍總指揮劉峙

第三軍—第七、十師

第八軍—(第五十二、廿一師)

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十一師。

騎兵第二師

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

孫魁元軍、第廿師、第廿九師、第十四師

、騎一旅、獨一旅。

第五路軍總指揮何成濬

第九軍、第四十七師、第五四師、新四師。

第十軍徐源泉

第四十四師、第四八師。

第二軍蔣鼎文

第九師、第六師。

第十三軍夏斗寅

第十三師

南陽警備司令楊虎城

第十七師

襄樊警備司令范石生

第五十一師、第五十三師。

第十一路軍總指揮劉鎮華

第六十六師

第十二軍軍長萬選才

第六十五師、暫三師、新卅師。

豫西警備司令岳維峻。

豫西邊防司令樊鍾秀。

討逆大軍於三月下旬起在下列各地集中完畢

討逆大軍集中待命

第一路軍在濟南附近，第十五路軍在兗州、

濟寧附近，第二路軍以一、三兩師在徐州附近，

第二師在兗州，第七師在宿縣，第二師在阜陽，

新廿一師在太和，第十師在渦蒙，第十一師在蚌

埠，騎二師以主力集中沈邱項城，餘在蚌埠濠縣

間。

第三路軍以附屬指揮之第廿七軍在清豐濮陽

，其餘各部隊在鄭州、歸德、汴梁間。

第五路軍以第九軍在漯河西平、駐馬店間，

第四十八師在棗陽，四十四師在襄樊，第二軍及

第十三軍在確山、信陽及武勝關一帶。

南陽、襄樊各守備軍在防區附近。

第十一路軍在泌陽附近。

第十二路軍先在洛陽集中，必要時則守備鞏

縣、登封、臨池各地。

豫西警備軍在舞陽及北舞渡集中。

豫陝邊防軍在葉縣、襄城集中。

先是討唐戰役雖告一段落，而一般戰事繼續延伸，海州之任應岐，山東南部高桂滋，魯西之石友三，福建之盧興邦，豫東一帶之孫殿英均與閻馮勾結，大戰之前不能不予解決，故二、三月來中央一面召集第三屆中央第三次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用組織力量，政治號召，對閻錫山謀和平解決，一面先行解決以上部隊，至三月底大體告一段落，後方無可顧慮。韓復榘在鄭州是否忠誠效命中央，不能無疑。故中央部署平漢路在漯河布防，津浦線則以徐州為中心，北以濟南為據點，沿黃河布防，皖北則渦陽、蒙城、阜陽、沈邱與確山成爲一線，開封、鄭州則由韓復榘担任警戒，而以萬選才在洛陽阻塞馮軍東侵之路。

閻錫山勾結馮玉祥

時局至三月中旬益形緊張，閻錫山與馮玉祥勾結，閻於三月十二日縱馮玉祥由晉入陝至潼關，西北軍聲勢囂張，萬選才投馮玉祥爲馮之前驅，回師襲鄭州，韓復榘未及準備，撤退東行，以

至開封不守。

閻錫山繼馮玉祥回陝後，馮如出兵，必先通過洛陽與萬選才衝突，馮實力大，萬選才必敗，萬選才經人遊說，謂兩敗俱傷太不划算，於是萬選才投向閻、馮反叛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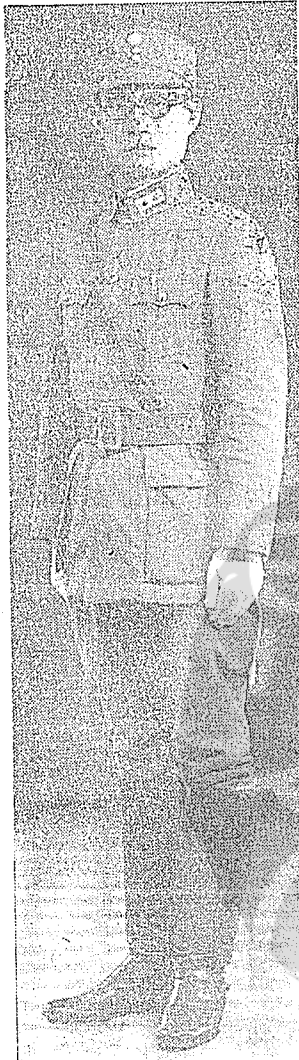
四月五日國民政府頒佈通緝閻錫山令。

我部七十四團團長葉蓬，調升武漢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在漢口江岸舉行佈達式，時適日本海軍艦隊十六艘正駛行到漢示威。世界獨立國家絕無外國軍船航行內河之事，長江為我國內河，任何國家軍船均得自由航行，此為過去不平等條約所限定，然自辛亥至北伐統一近廿年，國人爭氣努力圖強，軍事政治經濟都能自立，外交上自可以和平交涉，取消不平等條約。再說北伐亦有三年，如果無內戰發生，政治進入常軌，全國上下勵精圖治，任何角落都有新興氣象，即令不平等條約尚未廢除，世界各國對我國的看法也要改觀，日本雖說蠻橫，亦不能不有所警惕，曷敢以龐大的艦隊駛入我腹地，視我四萬萬同胞如無物，凡

有血氣之倫，能不引為奇恥大辱。我們軍人自稱為愛國為革命的軍隊，親眼所見之事，此恥不雪，此辱不洗，何以為人，更不配稱為革命軍人，余以此意告誡官兵，務必奮發圖強，雪恥報國。

我部於四月十日後陸續移防信陽袁家大樓，此乃袁乃寬之宅第，袁乃寬與袁世凱為兄弟輩且屬親信，袁世凱稱帝，袁乃寬與段芝貴、朱啓鈴、楊度、張鎮芳、袁克定等，事先曾組籌安會，是定策籌謀的人物。袁乃寬掌握袁家財產，袁世凱對乃寬最為信任。袁家世居項城，自不及信陽方便，故建宅於此，正樓粗成，亭台花樹尚未完工，袁世凱即暴卒，洪朝瓦解，而軍閥割據之勢已成，豫南信陽自為重鎮，常駐重兵，袁家大樓永為司令部。袁乃寬之子袁英，未脫公子哥兒習氣，生活糜爛，姬妾如雲，領新編師長頭銜，民團土匪都是他的軍隊，領中央糧餉，全供私人支用，軍隊一切開支均全部由地方供應。

### 奉命討逆進駐信陽



本文作者萬耀煌將軍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時留影。

第五路軍改為第三軍團，仍以何成濬為總指揮，（本軍仍屬何指揮，故命我部移駐信陽）担任平漢路以西防務。

總部決定平漢線方面取守勢，劃確山東西之線為本軍防守陣地，以駐馬店、漯河為前進陣地。第五十四、四十七師正在確山及確山至漯河地區担任警戒。

我部奉命討逆進駐信陽後，即偵察陣地，構築工事，隨時準備出擊，隨時實施機會教育。

周輯五自漯河來司令部報告：「樊鍾秀與馮玉祥往來密切，行營令炸漯河鐵橋，四十七師上官雲相不許。」

我同意上官雲相的看法，不過第四十七師飛揚跋扈，不改軍閥故態，扣車運貨，使官兵怨望中央，殊為不妥。樊崧甫電告：「樊鍾秀、孫殿英、萬選才、劉桂堂結合不打仗」，這是他們有步驟的結合，不打仗是反叛的第一步，所謂中立是也，再一步是變為打仗，打誰？打中央軍正式叛變。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蔣總司令專車蒞臨信陽，召見詢問我部官兵教育訓練精神紀律甚詳，總司令召見本部官兵後，繼續出巡，沿途在駐馬店、漯河均召見部隊長，詢問敵情地形，人民向背，部隊裝備與地方情感，次日返回信陽，再召集我部團營長點名訓話，發給官兵獎金七千元。

何成濬隨侍 蔣總司令巡視至漯河，何担任本路指揮。何應欽將軍謂十三師可愛，每見一次有一次進步。蔣總司令在信陽停車數小時，處

理要公，我與隨侍總司令之林蔚、錢卓倫等晤談，獲知一般情況如下：

三月下旬萬選才倒戈為馮玉祥部前驅，韓復榘向東撤退，閻錫山軍即向滄州南下，佔據德州南進。總司令為使第三路軍韓復榘避免與馮軍作戰（韓復榘與石友三均係馮之基本部隊）故調韓至濟寧兗州，後來更調至濟南，以韓復榘任山東省主席，担負津浦路作戰，以對付閻錫山叛軍。第十五路軍馬鴻逵部亦移駐兗州泰安，抵擋閻軍。

### 蔣總司令指揮若定

在隴海路當馮軍之主力者，為中央之精銳，而以陳調元為預備軍團，以便策應。平漢路由何成濬指揮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各師，負責討逆，而以第六、九、十三師為其後援。又以何應欽將軍為武漢行營主任，坐鎮華中。

蔣總司令巡視平漢線津浦線，調整部署，英果果決，指揮若定。蔣總司令隨即蒞臨武漢召集川湘贛鄂軍政首長，指示機宜，事畢返京，隨即頒佈命令，大舉討伐叛軍。

我因公自防地前往武漢行營洽商重要事宜，在武漢行營得知情況如下：

總司令部五月一日頒布討逆軍戰鬥序列及作戰計劃。逆軍馮玉祥在洛陽設立副總司令部，鹿鐘麟為前敵司令進至鄭州。閻、馮叛軍作戰目標，第一步為會攻徐州，閻部由傅作義指揮自津浦路南下，馮部由鹿指揮東進，以孫殿英由亳州攻蚌

埠。以西北軍一部與豫西遊部會師武漢。桂軍合張發奎軍攻粵或犯湘，尚未能判定，所幸滇黔兩省聽命中央，可以躡桂軍之後，以牽制其行動。不過力量微薄，未能戰其野心。閻、馮等以護黨救國旗號，稱其軍為護黨救國軍，實則視黨如無物，全係自私自利行為。許多失意黨棍政客奔走其間，同時受命為他們散布謠言，顛倒是非，擾亂人心，尤以滬寧武漢為甚。謠言謂濟南已失，徐州被圍，寶慶衡陽發生大戰，長沙動搖，廣州不守等。所幸總司令行營何應欽將軍已在銀行公會辦公，何將軍不僅坐鎮武漢，尤在指導川湘西南。連日津浦、隴海各方均發生戰鬥，亳州、鹿邑亦發生衝突，大戰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在漢口停留三天於五月五日乘快車北上返防。

五月六日過信陽，知地方民衆對我部開拔，弟兄們將所居的房屋打掃清潔，所用的器具一一歸還清楚，部隊上車整齊嚴肅，秩序井然，極為稱讚，輿論謂這是歷來駐軍所無之事，我則告誡官兵，務必長久保持此種作風，維持優良紀律。

### 舊地重遊彌深感慨

到確山舊地重遊，彌深傷感，我偕兩團長參謀主任巡視城廂內外，遠至楚山，第六師所構工事，分配給兩團準備選擇重點再予加強。復登秀山遠眺，年前戰績，何者為某團陣地，何者為某團某營爭奪之地，何處為某人陣亡受傷之地，何地爭奪最烈，傷亡最大關係最重要，何地我們有錯誤，何地是敵人的失敗處，在戰略上戰術上戰

門上指揮行動上，就現地一一檢討，有許多新的發現，作為爾後之教訓，一面吊古戰場，一面做了一次現地戰術講話。最後在陳其有營長陣亡地設奠致祭，回想當時在冰天雪地之中，苦戰奮鬥，拚血肉擲頭顱，今天撫卹未領，遺族未安，不禁傷心落淚，不能自己。

確山以北千里平原一望無際，左為楚山秀山，南接桐柏，以東連大別山脈。楚山秀山，鬱鬱蒼蒼，田疇沃野，麥浪排空，落日餘暉，夕陽晚照，風和溫煦，心曠神怡，與四個月前大雪紛飛，北風怒號，砲彈橫飛，血肉狼籍情景，成極強烈對照。四時氣候不同，戰爭則山野愁慘，和平則氣象溫煦。人民所求者和平，而野心家則假愛黨愛國之名，爭權奪利，發動戰爭，殘民毀國，以逞私慾，思之令人不勝憤恨。

四月六日夜一時奉蔣總司令電令，限七日晚集結漯河東北之張明砦，立即遵行。

五月七日何總指揮轉蔣總司令命令到部，總司令電令本師歸蔣軍長鼎文指揮，候車北上，各團給養不足，彈藥未補充，作戰旗信號未到，待命令到達後，乃於五月八日率兩團分別乘車赴漯河。

漯河地方商務發達，人口衆多，酒樓妓館林立，歷年軍事首長駐漯河，都以陳姓妓館為玩樂之所，四十七師上官雲相等亦未例外，吃喝嫖賭吹（鴉片），件件俱全，上官雲相保定六期，係孫傳芳舊部，風流豪爽，約我在該處晤談，我對此酬應深感無聊。

我於五月十日與第六師趙師長觀濤（字雪景

同往周家口會蔣軍長鼎文，蔣謂：「總司令迭電希望本軍方面急奏功效。」並出示總司令各項手令，並悉總司令已到兗州巡視，十一日轉徐州，令各軍團於十一日開始總攻。

### 討逆軍的作戰計劃

當時叛軍在隴海線為馮選才、孫殿英、石友三及孫楚、楊效歐等部，在平漢線為馮玉祥部已由許昌南進。討逆軍第二軍團劉峙之第一軍（第一、三、十一師）由隴海正面向歸德、蘭封前進，第三軍（第七、十師）攻亳州，第八軍攻鹿邑。平漢路方面我王金銓軍指揮第四十七、五十四師，向許昌攻擊，徐源泉（第十軍）向襄城攻擊，蔣鼎文軍（第六、九、新廿一師及我部卅七旅），以迅速行動，猛力向蘭封、開封前進，截斷叛軍後方，俾第二軍團主力得以迅速擊潰叛軍。討逆軍作戰計劃是津浦路由韓復榘固守黃河，阻晉軍南下。我主力由隴海路先取蘭封開封，再行決戰，側重在擊破馮玉祥叛軍。馮之全部似在鄭州為中心地區集結，觀測中央軍主力所在，或者原來志在平漢路，如知我主力在隴海路，當移向隴海，馮玉祥性好投機，用兵則非常謹慎，他的真本錢，不肯輕於一擲，叛軍遲滯未進，已立於被動應戰，滿盤都成死子耳。

周家口係由三個城寨跨河合成一大商埠，分屬淮南、商水、西華三縣，各管一城，如武漢三鎮隔河鼎峙，形勢天然。京漢路未通以前為南北通衢，商務繁盛，南方各省督京必取道周家口換火車北行，皖鄂蘇各省與周口店互市，為中原要

地，亦兵家必爭之地。鐵道既通，商場移至漯河，周口店遂遭零落，加以軍閥盤據，土匪劫掠，於是冷落蕭條，但舊日規模依然存在。

我部作戰所需，先在蔣鼎文軍部借用，再由漢口司令部撥還。我同部下講話，鼓勵士氣，重申紀律。馮玉祥軍在河南甚久，士兵將校多為河南青年，軍民關係感情甚深，我們必須以嚴明之紀律爭取民心，才能擊敗叛軍，獲得勝利。

我部在行軍作戰期間，兄長及內子長臨均有

書信及衣服食品由師部軍需解款來前方時帶來，我將食品分給旅部幕僚及團長，長臨對我衣食品，無論何地，只要有人到前方，必儘量帶來，自北伐至今從未感到缺乏。

五月十五日與第六師參謀長周岩連絡，周為保定陸大先後同學，對我甚客氣，該師將官莫不如此，私人情感特厚。本軍任務行動，要看隴海路方面之進展，故在平漢方面隨時聽候總司令指示機宜，因此在行軍途中時常停止待命。

## 中文庫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第四種 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備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訂份中外雜誌贈送國內外親友是——  
**最好的禮物** 一次贈禮。月月受惠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三二〇元。二年二十四期新台幣六四〇元  
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全年共新台幣肆佰貳拾元，兩年捌佰肆拾元，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拾壹元，兩年貳拾元，請寄美金支票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